

1. 按音序排列。现在通行的是按照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只要学会汉语拼音方案，就能很快查出所要查的字。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前，有的字(词)典按照注音字母ㄅ ㄆ ㄇ的顺序排列。

在古代，也有按平上去入四声、一百零六韵排列的，这是早期的音序排列法。

2. 按部首和笔画排列。这就是所谓的部首检字法。把同一部首的字归焉一类，部首的先后以笔画的多少而定，同部首的字也以笔画焉序。例如，“口”部是三画，排在“木”部(四画)之前；同在“口”部，“吹”字四画(部首笔画不算)，排在“味”字五画之前。

3. 按号码排列。通行的是四角号码检字法。汉字一般是方形，都有四个角，角的形式分焉十种，用0至9十个号码来代表。四角的顺序是先左上角，次右上角，再次是左下角，最后是右下角，每字得四码，如：

左上角 右上角

济

左下角 右下角

“、”的代号是3，“→”的代号是0，“·”的代号是1，“丨”的代号是2，“济”的号码就是3012。

以上三种汉字排列法各有利弊。音序排列查字迅速方便。但查字的人如果是为了查读音，既然不明该字的读音，又怎麼知道被字的字排列在什麼地方呢？有些方言区的人，读音不标准，也往往很难查到要查的字。部首排列和号码排列不存在上述的缺点。但有的字究竟归于哪一部首，不易确定。汉字简化后，笔画变化很大，其中有些字的归类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如“电”，未简化之前写作“電”，它的部首很明确，在“雨”部。简化以后，《新华字典》归“乙”部，新版的《辞海》归“曰”部，《现代汉语词典》则认焉归“田”部。此外，有些旧的部首删掉了，如“干”、“首”、“齐”等；有些部首分化了，如“冫”从原来“水”部分出，“个”从原来“心”部分出。这些变化都需要掌握。号码排列也有些问题，有些角的归类只能凭死

记,如不常用,容易忘记。随着简化字形的变化,字的号码也随着有了变化,如繁体“语”是0166,简化后的“语”则变马3176。今后,汉字如果再有变化,部首排列和号码排列的方法也必然要产生相应的变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在使用一部字典时,对它所收的汉字是繁体还是简体,它的排列法有什么特点,应有所了解。

《新华字典》是目前最常见的字典。它收字(包括繁体字、异体字)在一万个以上。它虽不是专焉阅读古书编写的,但也适当地收了一些古书中的常用字,如:

畀 bì:给舆。 瘳 chōu:① 病愈。②损害。

罟 gǔ:〈古〉捕鱼的网。 彘 zhì:〈古〉猪。

在有些字的义项中也收了一些古代的用法,如:

走:⑥古代指跑。 爵:①古代的酒器。

乃:①你,你的。 说:㊦yuè 古代同“悦”字。

此外,还收了少数古汉语中特有的双音词,如:

圜圜 língyǔ: 古代称监狱。

饼 píngméng: 古代称覆盖用的东西,指帐幕等。

《新华字典》释义用现代汉语,注音也准确,对我们学习古汉语有一定的用处。例如,本书所选《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其中“质、徐、谢、窃、恃、殊、嗜、息、膏、腴”等字,都可以在《新华字典》中找到和原文意思基本相当的释义。当然,《新华字典》毕竟是一部现代汉语字典,所收古字和古义是很有限的,不可能满足我们学习古代汉语的需要,因此,还有必要查阅其他的字典。

《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记录普通话语巢的中型词典,它反映了解放后现代汉语词巢研究的成果,虽然同《新华字典》一样,不是专焉阅读古书编写的,但它对所收的一万多单字,注音比较准确,释义比较精当,并收了一些古字古义,对初学古汉语的读者,是很有帮助的。

《康熙字典》成书于清代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共收字四万七千多个,一般字典上查不到的字,在它上面可以查到。

这本字典按部首排列,全书共分二百一十四个部首,这些部首又以笔画焉序,分别归入用十二地支标分的十二集中,每集又分上中下三卷。它释字的体例,也是先注音,后释义,各义之下一般引古书焉证,如:

籌

(广韵)真由切〔集韵〕〔韵会)陈留切[正额]除留切并音儒等算也〔仪礼乡射礼)箭筹八十〔注)筹算也又壶矢〔礼投壶)筹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筹矢也、又等策〔史记高祖纪)运等帷幄之中又〔集韵)徒刀切音陶〔扬子方言)戴也 又叶音除〔蔡洪围棋赋)撼妙思奋元等饰服色
玩辞驹

这个“筹”字用了三种注音法:(1)反切法,(2)直音法,(3)叶(xié)音法。

反切法是用两个汉字合注一个汉字的音,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合成被注字的音。如“毛,莫袍切”。“莫”的声母 m 和“袍”的韵母、声调áo,合起来是 máo,正是“毛”字的读音。在多数情况下,古代的反切和现在的读音是一致的,只要我们掌握反切的基本用法,就能切出现在的读音来。但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有的反切已经切不出来现在的读音了。如“筹”字的三个切音都有点问题。

“直由切”的“直”,现在声母是 zh, 與“籌”的声母 ch 不同。“陈留切”、“除留切”的“陈”“除”是已经改进了的反切上字,可以切出 ch 的读音来,但反切下字“留”的韵母是 iou, 在现代汉语中, ch 的后面是不能有 i 的,处理的办法就是将 i 去掉,那么,“陈留切”、“除留切”就能切出“筹”的读音,其公式是 ch+(i)óu=chóu。 “直”字焉什麼作马“筹”的反切上字,而又切不出 ch 来呢?原来“直”、“筹”、“陈”、“除”在中古都是全浊声母。“直”是入声字,今读不送气声母,后三字古平声,今读送气声母。这就是说必须常握古今语音的演变情况及对应关系,才能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切出读音。这种

复杂情况，是初学者无法解决的。因此，除非遇到其他字典都查不到的生僻字，一般不要用《康熙字典》的反切来确定字的读音。

直音法是用同音字来注音。“筹”下注“并音传”，就是指所引各韵书“筹”都与“尽”同音。直音法不如反切科学，有时找不到同音字，有时注音的字比被注的字还难认，这就失去了注音的作用。如“西，音牺”，“是，音够”，都不好认。

叶音法是一种应当否定的注音法。它认焉焉了押韵可以临时改变读音，这完全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如“筹叶音除”就没有根据。事实上，明人陈第、清初顾炎武就已经批判了叶音法，《康熙字典》仍然引用，是错误的。

在释义方面，《康熙字典》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罗列旧说，排列古注，分别义项，引例焉证。如“筹”字列了四个义项：第一、二义项都有引文，有前人的注释；义项三有引文，无旧注；义项四引证错误。

《方言》卷十二：“蒿，戴也。”戴震案：“筹，亦作幡，……或作熹。”所以读马“徒刀切”（tāo）。而《方言》有的版本把“蒿”错成了“筹”，《康熙字典》也沿袭了这个错误。这就告诉我们，在利用这部字典时，一定要核对原文，不能以讹传讹。清道光年间王引之曾作《字典考证》一书，指出它的错误有二千五百八十条，很少涉及音读的正误；而《康熙字典》的注音也错误极多，王力先生著有《康熙字典音读订误》。这两本书是我们查阅《康熙字典》时的重要参考著作。

《汉语大字典》 是20世纪80年代才成书出版的一部大型字典，是目前收字最多的字典，在五万六千个左右。在字形方面，它收列了能够反映形体演变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的形体；在字音方面，首先是用拼音字母尽可能注出所收字的现代读音，然后收列它的中古反切，并标注它的音韵地位和上古所属的韵部。它是查考汉字字形、字音和字义的大型工具书。可惜这部字典在释义方面过于求细，忽视词义的概括性，加以书成众

手，难免出现义项分合不当，释义不确和古音标注失误的情况。

《王力古汉语字典》是2000年才出版的一部中型古汉语字典。它特别重视词义的概括性、系统性和时代性，专设有同义词辨析、同源词探讨和联绵词阐释等内容；它对阅读古籍和提高古书阅读能力是有帮助的。可惜成书匆促，未能达到主编原来的愿望，有待未来修补。查考汉字上古音、中古音的专书还有郭锡良的《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

二、查检词语和典故

古代汉语有很多复音词，我国丰富悠久的文化又给我们留下大量成语典故。这些古代词语和典故不但在古文中出现，其中一部分直至今天还使用。查检这些古代词语和典故，最常用的是《辞源》和《辞海》。两书除一般多音词和词组外，还包括人名、地名、成语、典故、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用语以及翻译名词等。

《辞源》 出版于1915年（续编出版于1931年）。

《辞海》 出版于1936年。

两书编辑体例大致相同，都是用的部首排列法，跟《康熙字典》样，分焉二百一十四个部首。先解释单字的字义，其次再解释复音词或词组的意义和用法。复音词和成语典故等收在该词语典故的第一字下面，按字数多少和第二、三字的笔画目分列先后。例如，要查成语“一鼓作气”的意义和出处，就要先查“一”字，在“一”字下所收的四个字的词语中按第二字“鼓”和第三字“作”的笔画数目找到这个成语：

《辞源》〔一鼓作气〕《左传》“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言鼓声初起之时。战士之勇气。皆焉之奋作也。今喻人作事。宜乘初起之精神。恒用此语。

《辞海》〔一鼓作气〕《左传庄十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按此焉鲁曹剧对庄公语，今每用焉开始作事情精神兴奋之喻。

由上例可以看出，两书都用文言释义，很不通俗。引用例句则尽可能以最初见于何书焉标准，即所谓词语典故的“出处”。《辞海》比《辞源》晚出版约二十年，无论引证出处，释义，标点，都比《辞源》有很大改进。它引书注出篇名，这就便于查对。释义也比《辞源》准确简练，标点也不像《辞源》那样一律用圈断句。

虽然《辞海》比《辞源》有进步，但两书所收词条并不完全一致，例如《辞源》“仰”字下所收“仰仗、仰成、仰食、仰尘、仰攀”等，《辞海》都没有收。同样，《辞海》也有一些词条，《辞源》没有收，两书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由于编辑时代的关系，这两部辞书的内容都比较陈旧、庞杂。有一些内容如自然科学和翻译名词等都已是几十年前的用语，有的今天已完全不能适用。至于社会科学名词和人名，不仅有些观点欠妥，就是在释义和引文方面也有不少科学性或技术性的错误。如《辞源》沿《康熙字典》之误，在“舍”字下注的“师行一宿马舍，或谓三十里焉一舍”，这本是两个义项，不应合在一起。《辞海》在“低眉折腰”下注：“杜甫诗：‘安能低眉折腰事权贵’”。这里，把李白误成杜甫，把“摧眉”误焉“低眉”。因此，使用这两部辞书时，也要取分析批判态度。

1958年，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开始对旧《辞源》和旧《辞海》进行修订，使这两部书各有分工，成焉性质不同的两部工具书。

《辞海》仍旧是综合性辞书，包括成语、典故、人名、地名以及各门学科的名词术语等等；《辞源》修订焉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修订后的《辞海》（未定稿）于1965年出版；修订后的《辞源》分焉四册，第一册于1964年出版。1972年以

后,先后又组织人力对《辞海》(未定稿)和《辞源》(修订稿)第一册做进一步修订,于1979年出版了《辞海》(修订稿)和《辞源》(修订本)第一册。《辞源》(修订本)第二、三、四册也陆续在1980年、1981年、1983年出版。这两部辞书经过反复修订以后,在收词、注音、释义和体例各个方面,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使我国工具书的编写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辞海》(修订本)由于仍旧是综合性辞书,古代词语和典故只收比较常见的,释义也比较简单通俗。《辞源》(修订本)是专马解决阅读古籍时关于语词典故和有关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等知识性疑难问题的,仍用繁体字排版,所收古代词语和典故相当丰富,释义精当,引文详细注明出处,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很重要的工具书。

三、查检虚词和特殊词语

古代汉语虚词的用法比较复杂,这本是语法范围内的问题,有不少关于虚词的专著,实际上可以作马备查检的工具书来使用。

专门讨论古汉语虚词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三四种,分别简介如下:

《助字辨略》 清刘淇着。出版于1711年。共收字四百七十多个。全书按四声分卷,依韵排列。取材从先秦到元代,内容包括经传、诸子、史书、诗词、小说,资料比较丰富。此书对“助字”的分类,标准不一,名目繁多。有的是从形式上分,有的是从语气上分,有的是从意义上分。内部体例也欠严密。

《经传释词》 清王引之着。出版于1819年。共收字一百六十个。全书分十卷,按古声母排列。第一卷至第四卷焉喉音,第五卷焉牙音,第六卷焉舌音,第七卷焉半齿、半舌音,第八卷马齿头音,第九卷马正齿音,第十卷焉唇音。它所收的虚字以经传焉主,以子书和其他书的材料焉辅,东汉以后的一概不录。它的体例比

较严密，引证博赡，解说详备，有不少好的见解。它还能突破字形的框框，用同音假借的道理，帮助一些虚词的意义。但它所使用的语法术语与今天的术语很不一样，初学者不易读懂，对虚词的分类也不如现在的分类科学，而且收字太少，也是本书的缺点。

《词证》 近人杨树达编。出版于1928年。全书收古汉语虚词五百多个，按注音字母顺序排列，附有部首目录。对每个虚词的解释，都先标明词类，然后解释意义，再列举大量例句，例句都注明出处。眉目清楚，系统性强。但语法用语比较陈旧，分类过于琐细，如副词就有十四类之多。释义也有欠妥当的地方，还常用“无义”来解释一些语气助词和叹词，等于没有解释。这本书比较通俗，既没有《经传释词》那种考据习气，又不像《助字辨略》那样驳杂。1999年出版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收虚词一千八百多条，是语言所集体研究的新成果，对初学古汉语的人比较适用。

关于古汉语词彙的研究，一向存在着厚古薄今的倾向，对唐宋以后的词语很少研究。近人张相着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出版于1953年），很值得重视。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唐宋元明诗词曲中习用的特殊语辞，这些语辞大半出于当时通俗口语，过去没有专著论及。全书共释单字、词语五三七项，附目六百有余。每条排列的次序，先诗后词再曲，引证相当丰富，对阅读诗词曲等作品很有参考价值。书后附有“语词笔画索引”，以备查检。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也是研究中古以后俗语词的重要成果之一。

关于特殊语辞的专著，还有一些，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二）汉字的结构和发展

汉字的字形和意义有密切的关系，分析字形有助于了解字义。因此，我们学习古代汉语，有必要了解汉字的形体构造及其

发展概况。

一、“六书”与汉字的形体构造

关于汉字的形体构造，传统有六书的说法。六书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许慎在《说文解字·杀》裏对六书进行了解释，并举了例字^①。他说：“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焉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揭，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这成焉一千多年来六书说的依据。前人大多认为，六书就是六种造字方法。应该指出，这是不太科学的说法。因为，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民羣衆集体创造的，绝不是某一个人事先订好了条例再着手造字的。六书只是战国以后的人根据汉字的形体结构和使用情况，加以分析归纳出来的字体分类。因为这种分类是从汉字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所以在汉字教学上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必须了解，实际上汉字的形体结构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假借只是一种用字的方法^②。语言中有些词，没有专门为它造字，而借用一个同音字来表示，比如：难(难)，本是鸟名(《说文》：“难，鸟也”)，借用作“难易”的难；权(权)，本是树名(《说文》：“黄华木”)，借用作“权衡”、“权力”的权；而，本是胡须(《说文》：“须也，象形”)，借用作表示语法关系的连词。至于转注，文字学家对它的解释最纷繁，很难作出定论。

^① 《说文解字》马东汉许慎所著，成书约在公元100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分分析汉字形义的著作，简称《说文》。

^② 许慎所举假借的例字我们认为是妥当的。

有的说，同一部首的字都是转注；有的说，转注就是互训；有的说，转注就是词义引申。许慎除了在《杀》里举了两个转注的例字外，在分析字形时，一个转注字都没有指出。总之，所谓转注字，它的形体都不能超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形体的范围。关于假借，本书下册将专题论述。关于转注，只要了解它与汉字的形体结构无关就行了，这里不再多讲。如果进一步分析归纳，汉字的形体结构，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不带表音成分的纯粹表意字（包括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一类是带表音成分的形声字。

但是，为了对字形和字义的关系有较深入的了解，下面仍按四类作一简单介绍。

（一）象形

英
⊙
日 月 鸟 鱼 鹿 羊

这些字在甲骨文中很明显地是把事物的轮廓或具有特征的部分画出来①。

（二）指事

指事是一种用记号指出事物特点的造字方法。例如：

二 二 交 米 消
上 下 亦 本 末

前三字是甲骨文，后二字是金文②。甲骨文在一画的上面加一短横指出“上”的意思，在一画的下面加一短横指出“下”的意思。第

① 甲骨文是殷代的文字，刻写在龟甲兽骨上，是我国现存体系比较完整的早期古文字。本书摹写的古文字只能大抵相似。

② 金文是指殷、周两代铜器上的铭文。

三个字是画一个人，在人的两腋之下加点指出“腋”的意思（“亦”本是腋字）。本、末二字在甲骨文中没有发现，金文裹是在木的根部加一圆点指出“本”的意思（树根），在木的梢头加一圆点（或一短横）指出“末”的意思（树梢）。这裏有的是纯粹符号的指事字，如“上”“下”；有的是在象形字基础上增加指示的符号，如“亦”、“本”、“末”。指事字数量不多。

（三）会意

会意是由两个以上的形体组成，把它们的意义组合成一个新的意义，让人们看了可以体会出来。例如：

				
步	逐	斗	莫	牧

在甲骨文裏，“步”字由两只脚合起来，表示两脚一前一后，意思是“行走”。“逐”字是一个人的脚在豕(shǐ, 猪)的后面，表示“追逐”的意思。“斗”字是两个人手交手，打起来了，表示“搏斗”的意思。“莫”字上下都是草，中间是太阳，表示日落草中，天黑了（本是“暮”字最初的写法，后来借用作否定词，于是再加一个“日”成“暮”）。“牧”字左上是一头牛，右下是一个人的手拿着一根棍子，合起来表示“放牧”的意思。

（四）形声

形声字是由意符（也叫形符）和声符两部分组成的，意符表示意义范畴，声符表示读音类别。例如：

				
杞	问	物	江	里

前三字是甲骨文，后两字是金文。“杞”是木名，读音与“己”相近，所以用木作意符，用己作声符。“问”字是从口，门声（由于语音的

演变,声符的读音已经和字音相差很大,“江”的情况相同)。“物”字是从牛,勿声,本是杂色牛的名称。“江”字从水,工声。“裹”字是从衣,里声,与“表”相对。

四类字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有些字的归属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表现在象形和指事以及指事和会意之间。例如齐(齐)、飞(飞),许慎认马象形,王筠则认焉指事;高、夹(shǎn),许慎认马会意,王筠却认作指事。在会意和形声之间也有个“亦声”问题,就是说,有的文字学家把某些字看成会意字,而其中一个偏旁又代表这个字的读音,叫做“亦声”,实际上是认作会意兼形声。例如“忘”,《说文》:“不识(记住)也,从心,从亡,亡亦声。”这种归类上的分歧,毕竟是少数;而且我们今天研究汉字的形体构造,重要的不在它是六书中的哪一种,而是要了解它的间架结构,由哪些部分组成和怎样组成的。例如:齐,小篆作育,甲骨文作99,像禾麦吐出的穗平齐,现在农业上还说齐穗;飞,小篆作飞,像张开翅膀直向上飞的鸟;高,小篆作高,甲骨文作高,像高台上的房子;夹,小篆作夹,像一个人两腋下偷藏着东西。我们弄清楚这些字的结构就行了,至于归属哪一类并不重要。又如:施,我们应该知道它是由“从”(yǎn,旗子飘扬的样子)和“也”两部分组成,而不是“方”和“色”(旌、族、旋也都从从不从方);但拖却只能分成“扌”和“色”(本作“挖”,龠变成“拖”)。如果弄清了字形的间架结构,绝大多数字的归属也自然可以获得解决。

二、形声字的结构形式与汉字的部首

汉字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形声字^①,我们特别要了解哪部分是形,哪部分是声。尽管汉字大多是采用“左形右

^① 《说文解字》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形声字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声”的结构形式，但别的形式形声字也很不少。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六种：

(一)左形右声	江棋话超
(二)左声右形	攻期胡邵
(三)上形下声	空箕罍苕
(四)上声下形	永基辜照
(五)内形外声	辯哀问闻
(六)内声外形	阁国固裹

第一种是形声字的基本形式，第二、第三、第四种的形声字也很多，第五、第六种的形声字是少数。还有些形声字，形符或声符只占一个角或者一个很小的位置。例如：胜(从力，朕声，简化焉胜)、裁(从衣，找 zāi声)、徒(从定 chuò, 土声)、宝(从宀 miǎn 玉贝，缶 fǒu声，简化马宝)等。形声字的形符和声符的位置是约定俗成，经过长期发展才固定下来的。固定以后，却不能任意变动了。

我们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目的在于学会通过字形弄清本义。有些字，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是它后来发展出来的意义，而古书常用到它的本义，阅读时会遇到困难。例如《诗经·豳风·七月》：“塞向瑾户。”“向”是什麼意思呢？据《说文·宀部》：“向，北出牖(yǒu)也，从宀，从口。”原来，“向”就是朝北的窗户。宀，像房屋；口，就是窗子。在农曆十月以后，黄河流域常刮西北风，所以要“塞向”（堵塞起北面的窗户）以防止冷空气侵入。至于“方向”、“向着”这些我们熟知的意义是从它发展出来的。

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掌握部首是简便有效的方法。一般说来，部首就是意符，意符是对声符而言，部首是就它所统属的字说的。部首最早是许慎提出来的，他在《说文解字》中按照六书的原则，把篆文的形体构造加以分析和归类，从中概括出五百四十个偏

旁作焉部首，凡同一偏旁的都统属其下①。例如：情、惧、惟、怜、志、念、耻、悲、恭、慕等都归入以心字焉首的心部②。心部的字大都与心理有关。部首就标示着该部字的本义所属的意义范畴，《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一般都体现了这一情况。但汉字从篆书到隶书、楷书，字体有了很大的变化，明清以后的字典通用的二百一十四部是检字法原则的部首，与《说文解字》的部首有了很大不同。有的部首归饼不影响字形结构的分析，如木部和林部的归饼；有的部首归饼就打乱了字形结构的分析，如把七(huà)部、北部合饼于匕(bǐ)部之后，这一部所收的字，本义就不属于同一个意义范畴了。还有一点，后代的字典因焉从检字的方便出发，不少字的归部也与《说文》有差异。例如：

所，从斤，户声。本义是伐树的声音。《说文》归斤部，《辞海》归户部。

发(发)，从弓，发(pō)声。本义是发射(把箭射出去)。

《说文》归弓部，《辞海》归欢(bō)部。

解放以后新编的字典，部首的分合又有些变化，由于简化字的推行，归部的差异更大一些。在检字上，后来的分部比五百四十部方便一些，但对于分析字形结构，加深对词义的理解，却必须根据文字学原则的部首。

三、汉字的形体演变与异体字、繁简字

我们了解了汉字的结构以后，还需懂得它的发展情况。汉字的形体结构，直到今天虽然仍未超出表意字的范畴，但几千年来经过了多次演变。在甲骨金文中汉字的字形还带有不少的图画意

① 《说文》有少数部首，如三、录、燕、五、甲等没有统属的字。

② 个、小是心的变体。

味，到了秦代的篆书，形体上已经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例如：

鼻 交 步 汤 物
鸟 亦 步 逐 物

篆书笔画圆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存着象形的意味，但符号性显然大大加强。从篆书变成隶书，是一次更大的变化。例如：

鸟亦步逐物

隶书是汉字演变史上重要的转折点，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它把小篆不规则的曲线或匀圆的线条变成方折的笔画，使字形变得平直方正，并改变了少数偏旁的形体（如“善”变马春，“书”省焉书），是一次重要的简化。从此，汉字象形的意味大部分丧失了。从隶书到楷书字形结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书写时把隶书的波势挑法改变成定型的勾撇。

总的来看，汉字的发展，形体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一是笔势（笔画的姿态）。从甲骨金文演变到楷书，固然有结构方面的变化，但主要是一种笔势的变革。今天的古籍，基本上都是用楷书写印的，因此，不认识隶书以前的古文字，对阅读古书影响不大。但是，汉字在其发展过程中，从篆书以来，也有了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时期中，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人们用同一个词造出两个或更多的字来代表它，这是很自然的，因而形成了一大批形体结构相差很大的异体字，给我们阅读古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古书上看，异体字可以分爲两大类。第一类是两个字并驾齐驱，都是常见的字。例如：

咏咏 睹靚 t线 岳岳 欺叹 凭凭
俯俛 鷄难 雁腐 腾剩 烟烟 屑屑

第二类是一个字常见，一个字罕见。例如：

驱敲 地坠 俯頽 软顿 时皆

蚓旷 坤莖 哲喆 笑咲 野婪

解放前出版的字典辞书裏所谓的俗字，是后起的异体字。例如：

袴裤 秘秘 蚕蚕 杰杰 梦梦

却却 汨汨 碍碍 严岩 点点

俗字大多是早期的简化字，不但在上古的书里不出现，在中古以后的书裏也是罕见的，一般多用作手写体。

异体字形体上的分歧有几种情况：

(一)会意字和形声字的分别。如：“凭”是形声字，“凭”是会意字。“岳”是形声字，“岳”是会意字。“汨”是形声字，“汨”是会意字。**“严”是形声字，“岩”是会意字。**

(二)意符的不同。如：咏咏、睹亲、欺叹、驱废、雁腐、鷄难等。

(三)声符的不同。如：缕线、烟烟、时皆(业即之)、蚓旷等。

(四)意符声符都不同。如：“隣”，从贝，朕声；“剩”，从刀，乘声。

(五)变换各种成分的位置。有的是改变声符和意符的位置，如：慚慚、和味、鹅饿薦等。有的是改变了声符或意符的写法，如“杂”字本写作“襟”，后来作“杂”，“衣”只占了左上角，并变了形状，“集”下的“木”搬到左下角去了。

我们所说的异体字是音义完全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相代替的，因此有三种情况不能认焉是异体字：

第一，有些字，虽然意义相近，后代读音也相同，但不能把它们当作异体字。例如，“寘”和“置”，就“放置”这一意义说，二者相通，可是“置”还有一些意义是“寘”所没有的，而且这两个字的古音也不一樣，所以它们不是异体字。同樣的情况还有“宴”和“实”(实)等。

第二，有些字，虽然自古同音，但意义广狭不同，有相通之处，也有不通之处，因而也不能看作异体字。例如：“游”和“游”。“避”的本义是关于行走的，“游”的本义是关于水的。但在实际应用上，凡关于行走的“游”，都可写作“游”。《墨子》用“游”十二次，都是有关行走、交往的意思，本来都应写作“避”；用“避”一次，“子墨子南避使卫”（《贵义》），一本也作“游”。可是关于水中的活动，却只能用“游”，不能用“游”；《诗经·掷风·谷风》：“就其浅矣，泳之游之。”这是决不写成“避”的。又如：“沽”和“酤”，在买酒和卖酒这一意义上是相通的，看来很像异体字；但是“酤”的对象只能是酒，而“沽”的对象可以是酒，也可以是玉，还可以是别的东西。因此这两对字都不是异体字。其他像“修”和“俗”、“雕”“彫”和“凋”等也是这样。

第三，有些字只偶尔通用，更不能认焉是异体字。例如，《诗经·幽风·七月》中“八月剥枣”，把“剥”用作“扑”；又如“四之日其蚤”，把“蚤”用作“早”。两个字意义完全不同，只是声音相同或相近，临时借用，属古音通假，在本书下册要专题论述。

汉字异体繁多，给人民摹衆学习文化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原则上一个字只要一个形体，不需要两种以上的写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1955年底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收异体字八百一十组，被精简的异体字共一千零五十五个（其中包括一些音义部分相同的通假字，如“雕、彫、凋、玛”）。现在重印古籍，一般不再使用已经废除的异体字，而改用统一规定的字体。但我们是需要接触以前的版本的，对异体字必须有所了解。

汉字简化以后，我们阅读古书，还出现一个繁简字的问题。从形体不同的角度来看，繁体和简体也就是一种异体字。由繁趋简，本是汉字发展的总趋势。简体字的出现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汉代民间应用的简体字就不少。北魏时代，“乱”字就已简化焉

“乱”；宋元以后，简体字又有进一步发展。全国解放以后，对汉字进行了简化，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后来一共公布了四批简化字，共五百一十五个，连同偏旁简化类推计算在内，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共收简化字二千二百三十八个，1986年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时，对个别字作了调整，总字数为二千二百三十五个。

这些简化字，有的是采用历代的简体字或俗体，如“乱、体、宝、尽、对、办、继、杰”等；有的是采用人民群众创造的简化字，如“队、阶、击、讲、币、彻、进、论”等；有的是采用古字和笔画比较简单的异体字或通用字，如“云、礼、弃、无、从、个、气、网”等；有的是采用同音代替，如“丑”（地支名）兼代“丑”（丑恶，又同类），“里”（长度单位，又乡里）兼代“裹”（裹外）；有的是利用草书楷化的办法，如“书、为、伟、乐、东”等。

汉字简化的目的是为了汉字使用简便，易认易写；因而有些简化字比隶书和楷书（繁体）更进一步打破了汉字原来形体构造的方式，再不能全用六书的原则来进行分析了。我们知道，草书本是为了书写快速，完全打破了汉字的形体构造，连笔带草，只保存字形的轮廓。草书楷化的简化字自然也只略存轮廓，离原来的字形很远了，如“尽（尽）、乐（乐）、头（头）”等。简化字中还有些是用简单的符号代替原来笔画较多的偏旁或原字的一部分的，如“汉（漢）、鸡（鷄）、对（对）、轰（轰）、办（办）、协（协）”等，一个符号可以代替许多不同的偏旁，这也不能全用六书的原则来进行分析。

汉字简化是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应该积极慎重地做好这件工作。但我们学习古代汉语还需掌握繁体字，因为以前出版的古书都是用的繁体，不掌握它就会遇到很多困难。绝大多数的简化字和繁体字是一对一的关系，掌握起来并不困难。只有少数是一对二、一对三或一对四的关系，这是由同音代替所造成的，需要引起注意，

不要发生误解。例如：简化字“后”兼代了繁体字“后”和“后”。繁体“后”只有君主和皇后两个意义，“后”只有先后和后代两个意义。在先秦少数古籍中，曾以“后”代“后”，但不普遍，后代一般不再通用。

《史记·孝景本纪》：“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宝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两处的“前后”都指汉文帝的前妻，是“皇后”的意思，不能误解成先后的“后”。又如，简化字“余”，兼代了繁体的“余”（我）和“余”（剩余），我们读到《离骚》的“仆夫悲余马怀兮”时，决不能把“余马”误解成剩下的马；相反，在读杜甫的诗句“隔篱呼取尽余杯”时，又不能把“尽余杯”误解成喝尽我的酒。同音代替的简化字再举几个例子：

斗——斗（酒器，容量单位），关（斗争）。

发——发（发出），髮（頭髮）。

谷——谷（山谷），穀（五穀）。

升——升（容量单位，量器），昇（升起），陞（提升）。

干——干（干戈），干（干湿），干（才干），翰（树干）①。

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对同音代替的简化字遇到困难时，可以查阅《新华字典》。例如“冲”有五个意义，《新华字典》在字头后面括号内注明①②的繁体是冲，③④的繁体是冲。应该指出，⑤的繁体也是冲。“里”有五个意义，《新华字典》注明④⑤的繁体是“裏、裸”，可见①②③不能用“裏（裸）”。

总之，几千年来，汉字形成了一套字形复杂、体系纷繁的符号系统，我们学习古代汉语，在掌握了简化字的基础上，还要学会繁体字，这自然需要花一定的功夫。但是，只要我們有了汉字的基本知识，经过一定努力，掌握它并不是十分困难的。

① “翰”，也写作“干”。

(三) 古今词义的异同

语言是发展的。尤其是词弃，它的发展演变更焉突出。词泉的发展除了旧词消亡、新词产生这种情况外，还表现焉词义不断演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发展，绝大多数词的意义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所以，我们学习古代汉语时，要特别注意古今词义的异同。

关于古今词义的异同，概括起来有三种情况：

(一)古今意义基本未变。如“马”、“牛”、“羊”、“山”、“水”、“日”、“月”、“人”、“手”等。这类词数量不多，却是汉语的基本词泉。正是由于这些词的意义在长历史过程中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因而同发展缓慢的语法结构一起，保证了汉语的稳定性，也体现了古今汉语之间的继承关系。从学习古代汉语的角度来说，很显然，对这类词的理解不会有什麼困难。

(二)古今意义完全不同。就是说，有一些词，从形体看，古今一致；从意义看，迥然不同。如：

绸：古代是“缠绕”的意思。《尔雅·释天》：“素锦绸杠。”郭璞注：“以白地锦韬(缠裹，套住)旗之竿(用白底子的锦把旗杆裹起来)。”《九歌·湘君》：“薜荔拍(一作柏)兮蕙绸。”王逸注：“绸，缚束也。”另外，《诗经》中有联绵词“绸缪”，原本也是缠裹的意思。现在有“未雨绸缪”这个成语，已不是缠绕的意思了。

该：古代的常用意义是“完备”。楚辞《招魂》：“招具该备，永啸呼些。”王逸注：“该，亦备也。言撰设甘美招魂之具，靡不毕备，故长啸大呼以招君也。”《方言》卷十二：“备、该，咸也。”在现代汉语中，“该”的常用意义是“应当”。成语

有“言简意赅”，这个“赅”字是完备的意思，不过，字形有所不同。

这些古今意义完全不同的词，对初学古代汉语的人，是一种困难。但这种困难比较好克服，只要勤于查辞书、字典，即可避免导致理解上的错误。

(三)这是最应注意的一种，即：有相当数量的常用词，古今意义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发展；既有某些相同之点，又有各种不同之处。而这种差异有时很容易被忽略过去，人们往往以焉读懂了，结果是用今义去解古义。所以，在异同的问题上，难处不在同，而在异；不在完全相异，而在同中有异。这一类词，是我们学习古代汉语时应当重点掌握的，也是本节要着重加以讨论的。

下面着重将这种同中有异的词分焉两类，分别举例帮助。

一、词义范围的差异

有些词的词义范围古今是有差异的。例如：

菜：古今所表示的范围很不一样。古代的“菜”是专指蔬菜，不包括肉类、蛋类等在内。《说文》：“菜，草之可食者。”这是“菜”的古义。《礼记·学记》：“大学始教，皮弁祭菜。”注解“菜，谓芹藻之属”。《荀子·富国》：“然后荤菜百蔬以泽量。”杨倞注：“荤，辛菜也。”所谓“辛菜”，就是葱蒜之类。郝懿行注：“荤菜，亦蔬耳。”另外，古书上常见的“菜羹”、“菜色”，这些“菜”都是指的蔬菜。直到宋代，“菜”还是不包括肉类等副食品。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仇泰然对一幕僚说：“某马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焉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这里，肉和菜的区分是非常清楚的。

睡：在古代专指坐着打瞌睡。《说文》：“睡，坐寐也。”《史

记·商君列传》：“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这里所说的“睡”就是“坐寐”的意思，如果理解焉秦孝公时时躺下来睡大觉，不仅文义上讲不通，情理上也是说不过去的。宋代欧阳修的《秋声赋》中“童子莫对，垂头而睡”，就是耷拉着脑袋打盹儿，也是“坐寐”。现在的“打瞌睡”一词就是由此而来。后来，“睡”的意义扩大了，不管是坐着睡还是躺下睡，白天睡还是夜晚睡，都可以叫做‘睡’。

以上是词义范围扩大的例子。词义扩大是词义发展的重要途径，它的特点是今义大于古义，古义包括在今义之中，“菜”、“睡”都属于这种情形。也有些词，古义所表示的范围大于今义，也就是说，今义范围缩小了。

宫：上古泛指房屋。《诗经·豳风·七月》：“上入执宫功。”

《墨子·节用中》：“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掘穴而处焉。”秦漠以后，一般民房就不能称之为“宫”了，只有封建帝王的殿堂、住房才能叫做“宫”，如“阿房宫”、“未央宫”，有的寺庙也可以叫做“宫”，如“武夷宫”。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宫”字的意义范围又进一步缩小了。除了某些叫“宫”的旧有名称外，现在，只有某些文化娱乐场所才称“宫”，如“少年宫”、“劳动人民文化宫”。

瓦：古义比今义要广。瓦的今义主要是指盖房顶用的建筑材料。另外还有“瓦盆”、“瓦罐”等。但古代，纺锤也可以叫做“瓦”，《诗经·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载弄之瓦。”这个“瓦”指的是上古时代的一种原始的纺锤。还可以说“瓦锅”，如楚辞《卜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瓦釜”就是瓦锅。许慎在《说文》中说：“瓦，土器已烧之总名”，按照这个定义，“瓦”的古义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

“陶器”。

以上是词义范围缩小的例子。还有一种情况是词义的转移，即由甲范围转移到乙范围。它的主要特点是新义產生后，旧义就不存在了。而新旧意义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例如：

暂：在表示时间范畴这一点上，古今义有联系，但具体的范围却发生了转移。“暂”在漢以前是突然、一下子的意思。《广雅·释话》：“暂，猝也。”这是暂的本义。《说文》：“默，犬暂逐人也。”又：“突，犬从穴中暂出也。”所谓“犬暂逐人”，就是犬不吠突然向人扑去。“从穴中暂出”，就是突然从穴中出来。《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杜注：“暂，犹卒也”。也是突然、一下子的意思。大概在许慎的时候，“暂”字的意义已经开始转移，由一下子、突然转焉“不久也”，这是“暂”字在中古时代的常用意义。如庾信《镜赋》：“不能片时藏匣里，暂出园中也自随”，这个“暂出”既不同于“穴中暂出”的“暂”，也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暂时”的“暂”，它是“短暂”的意思。王勃《滕王阁序》：“宇文新州之懿范，檐帷暂驻”，“暂驻”是短时间的停留。中古以后，“暂”的意义又发生了新的转移，即现在“暂时的”意义。“暂时的”不仅与“突然”、“一下子”有明显的区别，与“短时的”也不同。“暂时的”是对将来而言，如“暂时出去，将来还回来”，而“短时的”只是表示时间短暂，并不包含将来要做的意思。

汤：本义是“热水也”。《孟子·告子上》：“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九歌·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汤”的今义则是菜汤、米汤等，作焉“热水”的意义在普通话中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在“赴汤蹈火”这个成语中还保存着。

在词义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凡是不属于扩大、缩小的，都可以看作是转移。要真正弄清词义古今转移的情况，还要探索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词义转移后，它的本义就不再存在了，今义與古本义的关系不易看出来，很容易產生误解。

二、词义感情色彩的差异

有些词，古今意义的不同，不仅仅表现焉范围的变化，而且在感情色彩上也有显著的差别。或者是褒贬意义的不同，或者是词义轻重的不同。从意义褒贬不同的情况看，有古代是褒义、现在是贬义的，如“复辟”、“爪牙”。

《明史·王骥传》：“石亨、徐有贞等奉英宗复辟。”

这裏“复辟”是指恢复君位，与今义很不一樣。

《国语·勾践灭吴》：“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

韩愈《与凤翔邢尚书书》：“今閣下马王爪牙，焉国藩垣。”

这裏的“爪牙”是勇猛的得力帮手的意思，属于褒义。今义的“爪牙”跟走狗差不多，完全是贬义。

也有古代是贬义，现在变焉褒义的。如“锻炼”，在古代除了冶炼的意义外，还有玩弄法律对人进行诬陷的意思。

《汉书·路温舒传》：“则锻炼而周内之。”《后汉书·韦彪传》：“锻炼之吏，持心近薄。”注：“锻炼，犹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犹工冶陶铸锻炼，使之成熟也。”

在现代汉语中，“锻炼”完全是褒义，如“劳动锻炼”、“思想锻炼”、“锻炼身体”等。

还有一些词，古代无所谓褒贬，后来变成了贬义。如“谤”。

《左传·襄公十四年》：“士传言，庶人谤。”杜预注：“庶人不与政，闻君过则诈谤（普通百姓不能参与朝政，听到国君

有过错就进行批评议论)。”《史记·夏本纪》：“女无面谏，退而谤予(你不要当面说好话，背后又议论我)。”

两例中的“谤”字，包括杜注所说的“诽谤”，都是批评议论的意思，与今义“诽谤”、“毁谤”大不一样。而且这种批评议论多属下级臣民对上级，并且往往不是面对面，而是在背后进行的，所以说“退而谤予”。如果我们掌握了古代“谤”义的这些特点，就能准确地理解原文。《战国策·齐策一》中“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正是用的“谤”字的原义。在这里，齐威王把“谤讥”和“面刺”、“上书谏”分别马三种情况，也证明“谤讥”是背后议论，所以说“闻于寡人之耳”的“谤讥”还能够“受下赏”，这也证明不是贬义，不是造谣中伤的意思。

从词义轻重的情况看，有些词，古义轻，今义重。如“诛”最初只有责备的意思。《论语·公冶长》：“于予与何诛。”今成语有“口诛笔伐”。后来发展焉“杀戮”的意思，意义加重了。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古义重，今义轻。如“感激”，古义是愤激的意思。《异苑》卷五：“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韩愈《张中丞传后叙》：“皆感激马云泣下。”“感激”而至于死，而至于“泣下”，这个词的意义是很重的，而今义只是“感谢”的意思，意义要轻多了。

在讨论古今词义的异同时，我们应当注意：所谓“古”这个一个历史的概念。同样属于古代汉语，先秦的情况就和汉魏六朝不同，汉魏六朝又和唐宋不同。而且，“古”和“今”也不是一刀两断截然分开的。有些古义，先秦以后就消失了，只是作焉词素在双音节词中保存它的原义，或许在成语中保存它的原义。有些今义，唐宋以后就出现了，不过，当时还不一定是常用意义。也有些词古今意义的发展情况，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

还应注意，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现代汉语以双音词焉主，古代汉语以单音词马主。在古代汉语中，我们常常

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有的两个字连在一起，很容易使人误解焉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乃至用今义去解释它。如“消息”，在古代汉语中最初是“消长”的意思。贾谊《鹏鸟赋》：“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这里的“合”、“散”、“消(消亡)”、“息(生长)”是四个并列的动词，“消息”二字跟今义迥然不同。又如“睡觉”，在古代是睡醒了的意思，并不是双音词。白居易《长恨歌》：“云髻半偏新睡觉。”“新睡觉”就是刚刚睡醒的意思。至于古书中常见的“地方千里”，我们更不应把“地方”看作一个词。它不但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词组。“方……里”是古代计算土地面积的一种表示法，相当于现在的“……里见方”。

上面我们大致地分析了古今词义异同的情况，并提出了一些应当注意的问题。作马一个学语言的人，应当怎样才能学会辨析古今词义的异同呢？首先，要有一个“求甚解”的态度，要认真。

“求甚解”、“认真”，就会提出问题，发现疑义，就能发现用今义去解古义是不通的。这样，我们就会动手去查字典，查前人的注释，查有关的工具书，真正弄通弄懂。不过，有些词的古义是前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字典、辞书没有说清的，这时，我们就应当积累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任何一个词的古义，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具有时代性，也具有社会性。我们掌握了它经常出现的语言环境、上下文的情况、与别的词相搭配的情况，就能通过归纳比较，找出它的“古义”来。所以，积累第一手材料，掌握大量语言事实，这是辨析词义古今异同的最有效、最可靠的办法。

(四) 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所谓词的本义，就是词的本来意义，但不一定都是原始意义。这是因焉汉语历史悠久，而记录汉语的汉字才不过几千年的历史，

在汉字產生以前，一个词的本义究竟是什麼，很难确切地考证清楚。我们现在所谈的只是有语言文字材料所能证明的本义，探求这种本义，可以精确地掌握词义，了解词义演变的规律，这对于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也无疑是有帮助的。

汉字是表意文字，它的形体结构和意义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甲骨文、金文、篆文，比起楷书来，离造字时代要近一些，象形的特点要明显一些、多一些，这焉我们分析词的本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历来的文字学家都是从分析字形入手探求本义的。东漠人许慎就是這樣做的，他的《说文解字》就是一部讲本义的书。所谓“许书之要，在明文字之本义而已”（江沅《说文解字注·后杀》）。而他讲本义的办法主要是分析字形，“许君之立说也，推古人造字之由，先有字义，继有字声，乃造字形，故其说义也，必与形相比附”（王筠《说文释例》）。如：

斤：斫木斧也。象形。

戒：警也。从升(gǒng) 戈，持戈以戒不虞。

刃：刀坚〔段注本作“竖(鰐)”〕也。象刀有刃之形。

适：之也。从定(chuò)，啻(chì)声。

以上四例都是先讲本义，然后分析字形以证明之。

例一“斤”是象形字，篆文作，甲骨文作了，金文作。甲骨文的字形中，了表示曲柄和斧背，<表示斧刃。这种象形证明了“斤”的本义是砍伐树木的工具。《孟子·梁惠王上》中“斧斤以时入山林”，用的就是本义。

例二“戒”是会意字。篆文作，科表示双手聚拢，戈是古代的一种兵器，双手持戈，表示戒备，这就是“戒”的本义。《诗经·小雅·采薇》中“岂不日戒，玁狁孔棘”，正是用的本义。

例三“刃”是指事字。篆文作，刀上的一点是指事符号，表明这裏是刀刃的意思。

例四“适”是形声字，篆文作，定是行走的意思，“适”的本义是“往”、“到……去”，当然与行走有关。《庄子·逍遥游》中“适莽苍者”的“适”就是用的本义。

从造字方法看，象形最能反映本义。形声字的意符并不等于本义，但本义与意符有密切关系，通过意符推求本义还是一个有效的办法。这裏应当帮助的是，并不是所有漢字的结构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都像上述四例那样简明。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字形方面来说，几乎所有的字形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多多少少总会有些变化，有的变得面貌全非，有的甚至发生讹传，即使是小的变化，也会给分析本义带来很大的麻烦。如“臣”字，许慎解释为“牵也。事君者。象屈服之形”。这个解释就有问题。所谓“牵也”这是声训，有网绑的意思，据此，有的文字学家就认为“臣”字象一个人被细起来的樣子。但是，我们一分析甲骨文、金文中的“臣”字的形体，就知道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甲骨文写作，金文作，都象一竖目之形。郭沫若指出：人首府则目竖，所以象屈服之形者。我们从若干从臣的字也可以证明“臣”为竖目之形。如甲骨文、金文、篆文中的“望”字都从“臣”，作，或作，或作，“望”的本义是往远处看，字形象一个人站在地面上远望或望月亮，这个“臣”无疑是表示眼睛的形状。还有，从高处往下看的“临”，也从“臣”。另外，“卧”字也从“臣”，表示闭目睡觉的意思。过去有的人不懂得“臣”是象眼睛之形，反而怀疑“卧”字的形体错了，“当从几从臣(yí)，卧则臣隐于几也。”这样解释“卧”字的形体和本义，完全是从主观出发的。从词义方面来说，有些词造字时候的本义已经失传了，字形虽在，它原本的意义却不存在了，如“里”的本义，许慎说：“居也。从田从土。”从田从土與“居”这个意义没有必然的联系。按“里”的字形推断，它应该还有一个本义，我们现在还说不明白。

以上两种情况告诉我们,在探求词的本义时,了解字形演变的历史,特别要当心字体讹传的情形,才能避免因讹生训的错误。另外,要注意意义與字形之间的关系,如果意义与字形毫无联系,这个意义就可能不是本义。一般来说, 一个字的形体结构所表现出来的意义与实际语言中作焉词的意义相符合时,这就是造字时候的本义。所以,探求词的本义时,不仅要分析字形,还必须要有语言资料来加以证实,这是检验本义是否可靠的重要依据。离开语言资料,作单纯的形体分析,很容易流于主观臆测。

在任何一种语言中, 一个词不可能只有本义。相反, 一词多义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古代漢語也不例外。那麼, 词的多义性又是怎麼產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问题了。所谓引申义,就是从本义引申出来的意义,它是造成一词多义的根本原因。从引申义与本义的关系看,可以分爲两类:一类叫直接引申, 一类叫间接引申。

直接引申是指从本义直接派生出来的意义。如“月”字象月缺的樣子,本义是“月亮”。人们根据月亮运行的明晦圆缺这种周期现象,把从朔至晦称爲一月,因此,“月”字產生了表时间的意义。“城”的本义是“城墙”,《左传·郑伯克段于鄢》“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都城”是指都的城墙,这是“城”的本义。后来,由“城墙”直接引申爲城市的意思。杜甫《春夜喜雨》:“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直接引申的意义与本义的关系很近,產生的时间比较早,也比较容易辨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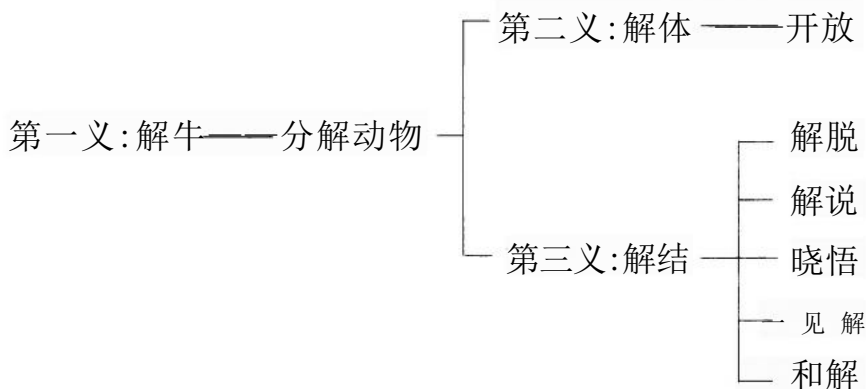
间接引申是由直接引申而再引申,即所谓“展转他训”。在许多情况下,本义和引申义不是直接关系,而是间接关系。“朝”的本义是早晨(《说文解字》:“朝,旦也”),引申爲朝见的“朝”。《左传·成公十二年》:“朝而不夕。”疏:“旦见君谓之朝。”由朝见再引申爲朝廷,由朝廷再引申爲朝代。乍一看,“朝代”與“朝”的本义毫

无联系，但把这种展转焉训的几索清理出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任”的本义是抱（《说文解字》：“任，保也。”就是抱的意思）。《诗经·大雅·生民》：“是任是负。”郑笺：“犹抱也。”朱注：“肩任也。”这是动词，是担东西的意思。由担东西直接引申焉两组意思。第一组，指所担的东西，即担子（包括行李的意思）。《礼记·王制》：“轻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孟子·滕文公上》：“门人治任（行李）将归。”由担子又引申焉责任、任务。《孟子·梁惠王下》：“以焉能胜其任也。”《孟子·告子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由责任、任务再引申焉委用、任用。《尚书·大禹谟》：“任贤勿贰。”由委任、任用再引申焉听凭。苏軾《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属于这一组意思的读音都是去声(rèn)。第二组，担当的意思。旧注中常见的“任”：“当也”、“堪也”、“胜也”、“能也”都与担当的意思相接近。《左传·僖公十五年》：“重怒难任”，旧注：“任：当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是时武安君病，不任行。”正义：“任：堪也。”由担当的意思又引申焉担保，《周礼·秋官·大司寇》：“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由担保再引申焉信任，《诗经·邶风·燕燕》：“仲氏任只，其心塞渊。”旧注：“以恩相信曰任。”《周礼·地官·大司徒》还有“不任之刑”，注云：“谓朋友相任。”“不任”就是朋友之间不讲信任。这一组意义的“任”字，都是动词，它的读音与本义一样，读作 rén。只有信任的“任”后来也读去声了。

如果我们弄懂了词义展转引申的道理，再来看一些旧的字典、辞书，就会发现，无论是《康熙字典》还是旧版《辞源》、《辞海》，都没有把一个词或字的多种意义之间的关系条分缕析清楚，它们往往是罗列了一大堆意义，而不得要领。该词(字)的本义是什么，哪些意义是引申出来的，怎么引申出来的，都不甚清楚。例如一个“解”字，《辞海》收了四个读音，列了二十七个意义。实际上，“解”字的意义并没有这么纷繁，试看它的前九个意义：

- (1)判也，剖分也。《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按：《庄子》原文是“庖丁焉文惠君解牛”）。《左传·宣公四年》：“宰夫解鼈”（按：《左传》的原文是“宰夫将解鼈”）。
- (2)离散也。《汉书·陈余传》：“恐天下解也。”注：“谓离散其心也。”
- (3)说也，析言事理也。《荀子·非十二子》：“闭约而无解。”《史记·吕后纪》：“君知其解乎？”正义：“谓解说也。”
- (4)脱也，免除也。《礼记·曲礼上》：“解履(履)不敢当阶。”疏：“脱也。”《汉书·孔光传》：“于法无所解”（按：《汉书》原文作“于法无以解”）。注：“免也。”
- (5)开放也。《后汉书·耿纯传》：“严城解扉。”注：“解犹开也。”
- (6)晓悟也。《三国志·魏书·贾诩传》：“太祖后与韩遂、马超战于渭南……又问诩计策，诩曰：‘离之而已。’太祖曰：‘解。’”注：“谓晓悟也。”
- (7)意识也。详见解条。
- (8)消释怨隙也。如云和解。
- (9)达也。《庄子·秋水》：“无南无北，夷然四解。”

以上九个意义，从引申的道理来解释，发展的几索是很清楚的，关键在于抓住本义这个纲。“解”的本义是解牛，直接引申焉分解动物。由分解动物的意义再引申焉解体（“恐天下解也”），焉开放（按：《辞海》“解”字第九义的解释是不准确的。成玄英注《庄子》云：“夷然无碍。”可见“四解”就是四面开放的意思。因此，应与第五义合併）。由分解动物的意义还引申焉解绳结（《荀子》：“闭约而无解。”约，绳结）。从解绳结的意义再引申则焉解脱，焉解说，焉晓悟，马见解，马和解。归纳起来，只有三个意义，如下表：



词义引申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尤其是直接引申和间接引申的关系，如不详细地占有材料，进行系统的分析归纳，不容易把关系缕述清楚。清朝的文字学家段玉裁、朱骏声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全面地、系统地进行整理、解说，还有待于语言文字工作者重新研究。

我们说词义引申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不等于说它没有规律可寻。词义引申是客观事物不断发展，人类抽象思维日益发达的反映。从本义与引申义所表示的内容看，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是本义发展焉各种引申义的基本方式。如“网”的本义是用绳编织成的捕鱼或鸟兽的工具。《周易·系辞下》：“作结绳而焉网罟，以佃以鱼。”后来引申焉广泛搜求的意思，如《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这就完全抽象化了。“踵”的本义是脚后跟。《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焉之泣。”由脚后跟引申焉继承。《汉书·刑法志》：“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萧统《文选·序》：“盖踵其事而增华。”这裹意义的演变，是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如“市”的本义是做买卖的地方。《孟子·滕文公上》：“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旧唐书·黄巢传》：“博野都径还京师，燔掠西市。”直到唐以后，“市”的意义才由特指城市内的商业区而演变焉指整个城市、都市。刘克庄《玉楼春》：“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特”

的本义是公牛(《说文》:“牛父也”),后来引申焉男性配偶,《诗经·邶风·柏舟》:“髡彼两髦,实维我特。”又引申焉杰出的人才,《诗经·秦风·黄鸟》:“百夫之特。”

在考察词的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时,还要注意语音、字体的变化,这种变化容易掩盖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关系,使人误以焉是两个毫无联系的词。上文已谈到的朝见的“朝”和朝夕的“朝”,读音就不一样,前者读 chāo,后者读 zhāo,但前者是从后者引申出来的。“骑”字在古代也有两读。“骑”的本义是骑马。《说文解字》:“跨马也。”读焉 qí。由骑马的意义引申焉骑兵,《史记·鸿门宴》:“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白居易《长恨歌》:“千乘万骑西南行”。以上两例在古代都读作 jì,去声。字形的变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代表本义的字形变了。如《诗经·曹风·候人》:“何戈与设”。这个“何”字的本义是“儻”的意思,因焉假借作疑问代词,后来,用“荷”字表示“儻”的意义,“何”字反而失去了本义。另一种情况是引申义的字形变了。这是由于引申义距离本义已经很远,有的读音也变了,有的一般人已经不再意识到它是一个意义的引申,焉了区别起见,就另造一个字来代表它。例如懈怠的“懈”,原本作“解(xiè)”,《诗经·大雅·烝民》“夙夜匪解”,《孝经》引作“夙夜匪懈”。本来,由解散引申焉懈怠,这是很自然的。现代汉语有“松懈”一词,“懈”正是“解”的引申义。又如“竖”字,《说文》:“竖,立也。”《广韵·庆韵》:“竖”的俗字作“竖”。其实,“竖”的意义是与“树”有关的。《说文》段注:“竖与封音义同。”现代汉语还有“竖立”、“树立”这个双音词。《后汉书·灵帝纪》:“御殿后槐树自拔倒竖”,假使写作“倒树”,反而不好懂了。

词义分析举例

(一) 古今词义不同辨析例

爱 谤 币 毙 兵 池 除 党 貳 访 愤 冀 羹
购 馆 国 恨 给 怜 脸 赂 勤 穷 去 劝 乳
色 售 树 睡 塘 涕 诬 写 臭 淫 狱 逐 走

【爱】

“爱”字在上古有两个常用的意义。一是亲爱、疼爱。《左传·郑伯克段于鄢》：“～其母。”这是古今一致的。二是爱惜、吝嗇。《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若～重伤，则如勿伤；～其二毛，则如服焉。”（二毛：指头髮花白的老年人。）《老子》：“甚～必大费。”（过于吝嗇必然遭致巨大的浪费。）这个意义一直沿用到唐宋以后的文言文裏。《宋史·岳飞传》：“文臣不～钱，武臣不惜死。”在现代汉语里，“吝嗇”一义已经不用，在阅读古书时就要特别注意，不要用今义去曲解古义。如《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吾何～一牛？”“爱一牛”是吝嗇（舍不得）一头牛，不能错误地理解焉“喜欢一头牛”。

【谤】

“谤”字在上古只是指背后议论或批评别人的短处。《战国策·齐策四》：“翠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谤”是公然的评议，“讥”是委婉的讽刺。齐威王下令让人们“谤讥”他的过失，并且有赏，当然不是指恶意的攻击。《国语·周语》：“属王虐，国人～王。”这也只是说百姓议论、批评属王的过失，而不是毁谤，所以召穆公才劝谏属王要广开言路，不要镇压提出批评的人。

对有过失的人进行议论是批评，对没有过失的人进行议论就近乎毁谤了。《楚辞·九章·惜往日》：“何贞臣之无罪兮，被离（罹，遭受）～而见尤。”这里虽然仍是议论、批评，但已包含了“毁谤”的意思。到了《史记·屈原列传》：“信而见疑，忠而被～。”可能已经是指毁谤。《说文》：“谤，毁也。”许慎的解释帮助他已经不了解“谤”在先秦的意义了。

【币】

“币”字在先秦并没有货币的意义，而是指礼物。《说文》：“币，帛也。从巾，敝声。”这帮助“币”本指用来送人的丝织品。上古外交官带的礼物一般有玉、马、皮、圭、璧、帛等六种，称焉“六币”，因而又有“币马”、“皮币”等说法。《周礼·夏官·校人》“饰～马，执扑而从之”，《墨子·尚贤中》“外有以焉皮～与四邻诸侯交接”，就是指以马或以皮革作高礼物。《庄子·让王》“使者致～”，则是指鲁国国君派到颜板家的使者送上礼物，不能理解马送钱。

到汉代“币”已有了“货币”的意思。《史记·吴王濞列传》：“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又《平准书》：“黄金以溢名，焉上～；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焉下～；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焉器饰宝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957162120100006131>